

七

修

類

稿

七修類稿卷之四十五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事物類

提舉某宮觀

嘗疑宋之宰臣致政者多曰提舉某宮觀若李忠定提舉洞霄宮是也不知某宮觀何爲要提舉後讀石林燕語知宋致政者多留京師假銜提舉某宮觀蓋某宮觀

朝廷有事者也見優禮大臣尚使御政其實無大政事耳自神宗以年高者不可寄委罷之則傷恩留之則玩政遂以天下宮觀之名而提舉

沈鳥兒

天順間杭有沈姓者齋一畫眉善叫能鬪徽客許以十金
構之不與人莫不知也一早携至西湖偶爾腹痛坐臥於
堤不可歸有識人籀桶匠過焉沈即免其歸以報之家人
至則沈已無頭矣視之則籀桶刀殺之血光顯然遂執桶
匠告於官桶匠甦受刑就招云得烏貨人割頭棄之湖也
然尋頭於湖父之不能得獄不成則官與沈俱懸賞以求
一日有漁人兄弟持頭來受賞水腐莫辯因以成獄而桶
匠秋決矣數年後有人見畫眉籠於蘇州驚疑而問其來
歷主人曰此籠貨杭人某者其人報沈家沈氏子孫又疑
而訪探其人某欺罔不服訟於官刑至就招問其頭置湖
畔枯楊腹中取之果在焉官以此獄既明漁人之頭何來

因捕之加刑則曰吾父死而弟兄欲得受賞故割頭以獻
三人遂皆棄市嗚呼一鳥而至人命有五至今杭人以沈
鳥兒爲禍根云

滾出來

弘治間浙省提學副使西蜀吳伯通淳博而能約天下推
爲第一士子專取功夫時科場初學多不根作文爲其罷
出者衆群往御史臺求試御史復發吳公吳出題龜鼉蛟
龍魚鱉生焉論乃一滾出來且皆難於措辭而論又涉於
性理然取者無幾而甚爲吳琴焉有朝之者曰三年王制
選英才督學無名告栢臺誰知又落吳公網魚鱉蛟龍滾
出來聞者絕倒

李貞伯

太師李西涯東陽成化弘治間文章爵位天下為最一子名兆先字貞伯有一目數行之資時稱過父然每厄於科場輿情不憚而主試者多注意尋取或失或缺竟弗能中人皆知為命也遂賫志而沒西涯絕嗣嘗聞好聲妓西涯罪之特書其精舍之門曰今日柳巷明日花街誦詩讀書秀才秀才子回見之即續書曰今日驟雨明日狂風變理陰陽相公相公予以此足以占之不貴而夭折也豈有父書之下亦可反諷之邪

酒乃天樑

石林燕語載王審琦微時與

太祖相善後以佐命功情好尤切性不能飲每會燕
太祖不樂一日酒酣舉盃祝曰審琦布衣之好方共享富貴
酒乃天祿何惜不賜飲耶祝畢顧審琦曰第試飲之審琦
不得已飲盡無苦自是侍燕即能飲退還私第則如初觀
此量實天定非演習而至余又嘗見南陽花客胡長子日
飲數百盃未辭疑其有術私詢其僕非同行者云素不能
飲偶夢神授酒藥一丸遂爾如是益信其天分也

蒙汗藥

小說家嘗言蒙汗藥人食之昏騰麻死後復有藥解活予
則以爲妄也昨讀周草窓癸辛雜志云回回國有藥名押
不廬者土人採之每以少許磨酒飲人則通身麻痺而死

至三日少以別藥投之即活御院中亦儲之以徭不虞文
齊東野語亦載草烏末同一草食之即死三日後亦活也
又桂海虞衡志載曼陀羅花盜採花爲末置人飲食中即
皆醉也據是則蒙汗藥非妄

岳墳檜樹

西湖岳墳前植檜樹自根以上劈分爲兩枝至稍全其生
中格以木所以示裂奸檜以報岳之死也乃天順間杭州
府同知馬偉爲之耳

高氏父子

仁和高謙字士謙善畫竹星卜醫藥俱精國初爲西湖書
院長後爲杭州府學訓導再調吉安府受知者薦爲道

佐考滿授翰林編修洪武三十一年卒子明爲上元教諭
靖難師至江遂挈家不知所終至鄉都御史李公昂題其
畫如右云嗚呼父可謂才士子可謂忠臣今世不知也

挿香蓋火

挿線香於爐灰實難入灰疏易倒唯二頭俱燃滅却一頭
實其灰而挿之庶易入不墜也圍爐而炭火烈時分開即
滅不分又熾惟用毛紙一幅置於火頭燒過灰存則火氣
不燭而四布矣雖皆小事亦自有法也

窰燒骰子及名

有宦客築魏州城得窰燒骰子數斗詢之士夫莫識其故
予意骰子陳思王所製子建當時正都於許恐後世之豈

傳也故埋藏以需人間玩弄不料酒具易於溺人而自足
傳遠也列子曰博者射明瓊以中皮李洞詩日六赤重新
擲印成明瓊六赤皆散子古名

虎拜土神

仁和七都地名葛墩有土神廟荒落無主而敗壁四達正
德時王姓者設鄉校於此夜即寄宿一夕見虎入廟叩首
於神前若拜跪然久之而去明晨語人予適在其地也意
傳記云虎傷人必先於土神求之此以之謂歟否則王姓
者卧側胡不一噬而去也

祈雨

吾友吳惟可謹丁丑進士嘗與予言其祖宦遊某地時天

旱守延一法師祈雨師曰今天久旱非入龍湫驅龍則不可得闔郡官人當拜俛於湫慎不可驚懼呼我名也守疑且信之師至湫所焚符於下頃之乘龍而起遊咏湫面時雨如注諸官莫敢退父之守不得已呼其名令止則龍轟然掀法師於空中直逝而下雨即止也法師身落如裂帛期年其子痛父不得其死焚符入湫以誅龍偶見父乃藍面衛一宮門問其子何來子以意告之父曰汝快行吾術不精罰至如此汝切勿習之又曰某處延一道士祈雨其術名月學法用十五六歲女子共入密室雖線縫以紙封固守欲得雨之速任其所爲惟見黑雲密布雷聲隱隱雨則無之勢將移目矣守乃令人審開紙縫以瞰之則道士

披髮仗劍足躡女子陰門而彼此口舌盡出勢已垂元時則霹靂一聲大雨如注道士起步而女子甦省矣後有知此法者云當時無人開縫則道士女人俱死於室嗚呼二子之術業未精一則致死一則幸生世有恃術以強爲者夫豈能奪天之功耶此郭景純尚亦不能逃於今午

義鴈

鴈諸書止言知時鳥也行有先後故以之執贄以之納采未見言其義處致於詩賦之咏亦或特憐其孤耳未聞言其義性與紀其義事也近見吾友王天雨云家後有張姓者曾獲一鴈置於中亭明年有鴈自天鳴亭鴈和之久而天鴈遂下彼此以頸絞死於樓前後因名樓曰雙鴈樓此

其一也又吾友王蔭伯教諭銅陵時有民舍除夜燎烟弗除不祥一鴈偶爲烟觸而下其家直以爲不祥也烹之明日一鴈飛鳴屋頂數日亦墜而死觀此二事又真爲義鴈云

真蠟二事

真蠟國在占城之西南元成帝時遣求嘉周達觀招諭之往返一年半悉得其國之風俗道理海物上產一一紀焉名曰真蠟風土紀予讀而有取其二事乃中國之難而深可喜者因錄於左以見其異記曰人家失盜疑此人不肯招認遂以鍋煎油待沸令此人伸手於中若果是盜則手腐爛否則如故蓋夷人有術如此又兩家交訟曲直難辯

則國宮之對有小石塔十二座令二人各坐一塔中塔外則兩家親屬自相隄防或坐一二日或三四日無理者必得瘡癩咳嗽發熱之証有理者畧無纖事謂之天獄蓋土神之靈如此觀此則盜必少而無訟矣又何必刑政以禁之哉

二形人

傳奇雜記每載人有具男女二形者奸詐之徒徃徃欺人致訟予聞其事未見其人庠友蘇民詞取一妾下半年月女形上半月則陰戶出陽勢矣然後知果有也昨讀玉曆通誌載心房二宿具男女二形又知是亦造化之故之由也

大書

正統間有神童能書大字起送至京

朝廷戲與丈餘紅羅使直書一字童疑思久之鋪地以筆直豎如羅長而後左側注以一點遂成卜字人皆駭焉天下傳之予嘗見叢談說宋仁宗時契丹獻八尺字圖舉朝莫能答遂詔求善書大字者有僧請以沙布地爲國字然後鈎臨在地張圖於上束氈爲筆醮墨倚肩灑沙而行成則脫袂裝漬墨爲點因賜紫衣皆巧思也

二王驗夢

正德癸酉省試之年也吾友王蔭伯一槐元旦夜夢家僮携三魚尾以進明發詢予解之予以三魚乃鮮字魚尾爲丙也必下科有鮮字者同第焉王笑曰義如是深哉後果

丙子年中而孰知巡按乃鮮文卿也又王才伯良俊初名良未第五年前同舍有張鸞者夢一老人持試錄示之見已名十二王名八十一也且王名下多增一字不知何意後二年王因名有相同之嫌加一俊字第時果與張同榜而名次則相反也二君與予至厚事皆親知蔭伯豈因予言而遂神其夢邪才伯豈因以夢而特易以雙名耶事皆前定莫能逃耳若觀高季迪誌夢一篇則終身與謝玄懃之歷官全出一定人可以外慕耶

鄭老遇仙

城南鄭老者家貧爲人誆吹給喪事一日以事禱於城隍廟因假寐廂下恍惚中見執旗者入報曰呂洞賓來望也

乃驚悞拭目待之頃間見一黃冠豐體長髯者飄飄然至
神前而揖徘徊乃出鄭曳其裾懇以求度黃冠曰貧道無
能偶遇神祠特入瞻仰何以度汝鄭曰先生非呂洞賓乎
黃冠笑而領之同行里許袖中出二果使食之鄭留其一
復強食之乃前去鄭尋路而行覺非平日所遊者問於人
則紹興矣于是大驚喜渡江而回家人已尋三日矣後八
十餘歲而沒

前輩之生

徐延之特誕其父珙夢故人瞿宗吉來訪既覺而生延之
後學問文章幾於宗吉而不得其精戴文進之父能五墨
而沈明遠善繪神像絕藝也父亦夢其入門是夕文進生

而戴氏之畫遂擅天下張天錫亦以禱於夫子廟而生後
為一特才人此吾杭前輩之事也

倭國物

古有餞金而無泥金有貼金而無描金灑金有錢鏡而無
木鏡有硬屏風而無軟屏風有剔紅而無縹霞彩漆皆起

日本

本朝因東夷或貢或傳而有也插金洒金浙之寧波多倭
國通使因與情熟言話而得之洒金尚不能如彼之圓故
假倭扇亦寧波人造也泥金彩漆縹霞宣德間遣人至彼
傳其法軟屏今論弘治間入貢來使送浙鎮守杭人遂能即
鳥嘴木鏡嘉靖間日本犯浙倭奴被擒得其器遂使傳即

五色水

吾杭正統丙子秋猶見橋河水五色旬日方解不一月其地陳綱中省元始知秀氣因人而呈也家有薄田在於地名宦塘正德戊寅塘水亦有五色其長數十丈後竟無祥予意水底必有寶耳

不食四足物

吳文徵明不食楊梅士人誚之自作詩以解嘲云天生我口慣食肉清緣却欠楊梅福予親戚家有僕自幼不食四足物者惟鷄魚之類不忌苟不知而少食之寒熱數日遍身起紫班不能存坐予未信迫之令食已而果然此固非徵明同也必然是病耳又予表嫂終身不喫飯真為可笑

也

祭江

先君早年無子著心爲善暑則施茶粥於途寒則施綿衣於貧者延醫捨藥三年埋遺骸二次一日憫溺江人召黃冠立醮壇於江陽第一山作祭江科儀誦經三宿用飯米二十石江燈數百施食冥衣遍薦九州亡魂當夜江東之人遙見燈影中若有人爲移燈搬物之狀明早果西岸棚燈多移立於東岸沙地又有來遲而不得超拔之鬼遂作祟於江干或擲沙石或附人體或空中攝物或夜半叫寃居民不可安生矣於是群不家中訴擾復壇如前始獲寧寂無何先君遂罹囹圄之咎兩月方出予嘗因此則知齋

醮科儀鬼神攝召果有之也而不誠不備又受天譴亦豈
誣邪

劉太師

洛陽劉太師徙初生月餘有僧過其門指視太師曰此兒
七死不死過了四十官至一品壽過一百後讀書古廟一
夕風雨敗壁壓體明日方得出一也鄉貢入京爲盜縛於
雪地凍餓幾死二也會試場中失火三也飲酒友家主人
恐客散去鎖閉大門一時火起客有死於火者四也傷寒
死去三日五也過海封王而舟壞六也一日晝寢有猫過
身側隨爲霹靂震死因而驚死踰時七也是皆四十以前
事後則日受封爵

孝宗朝以爲首相正德二年去位累朝贈秩至太師今尚在也年已一百七歲矣僧非其僊邪

壁虱

山西按察司去城不遠城外有中官之庄成化間看庄者每黃昏昧爽時見一物如小輪菌狀暮飛入城司獄司中晨則飛過庄山之後不知所向一日特踪跡其處見山穴中壁虱盈穴可三五石意虱不能飛也且殺之以試遂以沸湯灌死晚則輪菌之物無矣始信其虱之飛入獄中以咀人日則潛形山中也予嘗以北京多虱畏之者以床置室中央水春戴其足虱不能至矣然猶群聚於梁以下之觀此則入獄之事有之矣况物衆有神是亦可以飛也此

予聞之本省鹽商史二老

書冊

印板筆談以爲始於馮道奏鑿五經柳玘訓序又云嘗在蜀時書肆中閱印板小學書則印板非始於五代矣意其唐時不過少有一二至五代刻五經後始盛宋則群集皆有也然板本最易得而藏多但未免差訛故宋時試策以爲井卦何以無篆正爲闕本落刻傳爲笑柄我

朝太平日久舊書多出此太幸也亦惜爲福建書坊所壞蓋閩專以貨利爲計但遇各省所刻好書聞價高即便翻刊卷數目錄相同而於篇中多所減去使人不知故一部止貨半部之價人爭搆之近如徽州刻山海經亦效閩之

書坊只爲省工本耳嗚呼茶火燔而六經不全勢也今爲利而使古書不全爲斯文有寧不奏立一職以主其事如上古之有學官或當道於四者深曉而懲之可也

總管部使

正德間抗人宋祥醉飽乘馬偶爾傾跌死後或赴箕仙判事或負人身自言云在金_朝管部下言人禍福時中也予嘗笑其恠誕昨觀陸黃門_錄錄庚巳編有張文保壯年暴死亦為總管部使載靈異事甚悉因憶宋亦暴沒是蓋精氣未散遊魂往來偶值其_公管而遂附焉在今日必無矣故無聞焉

陳張飲食

求樂中寧波祭酒陳公敬宗極善飲酒

朝廷知之一日召宴使內侍鑄銅人如公軀幹雖指爪中皆空虛者如其飲注銅人中內侍報曰銅人已滿遂使歸隨令內侍隨其後以視至家散堂復與內侍飲焉此真可謂酒有別腸者也歐公記張齊賢嘗與賓客會食厨吏置一金澆大桶於廳側竊公所食如其物投中至暮酒漿物積漲溢滿桶公尚未已也予以食豈亦有別腸耶此固富貴者必異於人如此飲食亦問世而一見者也

金氏鸚鵡

邵氏聞見錄載宋有秦吉了能人言夷酋欲以錢拾萬貨之主人告吉了曰貧故貨汝吉了云我漢禽不願入蠻夷

因不食死又厓山宋亡時有白鷗在籠見帝入水遂啣蹠
哀鳴竟與籠同墜水中予嘗疑此爲誕然吾姐夫畜鸚鵡
一枚善曉人意客至未嘗不報也一日有客欲以高價易
之主人特肯鸚鵡注目鸚鵡又觸籠而死擬此則前二事不
誣見物之有過人者歟

桃生

雲貴廣西有云桃生者妖術也以魚肉請人遂作術於中
人食之則此物遂活於胃腹害人至死而後已也嘗見范
石湖桂海虞衡志載當世村李壽翁爲雷州推官得一方甚
妙云食在胃則服升麻吐之在腹則服鬱金丹之思即
云云

靈云耳虞衡志

頑無而士憲常病之也故揭

箕詩

嚴州建德縣俞憲副夔嘉靖戊子兵備四川云川之符都
問有曹將軍家父合一僊自稱宋狀元河魁或懸筆空書
或箕頭染翰談詩論文評書作畫往往有出人處雖三司
亦與之唱酬如和俞之不寐詩云弛旌危俗慮觸景動幽
思踈嬾真如夢擊華易過時鶯隨喬木老燕挽落花悲惟
有琴書趣閑庭晝覺遲又如和宿菴藥詩云春逗踈簾醉
午風客懷吟思幾叢叢化機自運無言外生意都涵有象
中日月東西成磨蟻人生南北任飄蓬折衝樽俎男兒事
何媿青山飲碧筒皆有佳聯有一僊憲自幼無父欲求其
父像於僊僊曰待予探云明日畫一像送其衙家人識者

無不曰儼然也又同時浙省平湖縣鄉中亦有一僊禱事
有驗鄉人遂爲立祠亦能作詩寫字欲求其作者不拘多
少置卷于廟過口則墨遍還之也自稱爲洞賓號天民人
欲其題聖則空中鶴鳴音樂自遠而至常見贈老年得子
者詩云爭羨孤梅得遇春煖風殘雪越精神西湖昨夜多
竒瑞點破紅蘼露十分似亦可取且二仙俱不道人禍福
是以能久而動人也予意何者烏有之意也而魁實鬼之
精也其曰天民者蓋亦妄誕自擬無名公之意耳其爲靈
鬼無疑過一二十年氣必散之近又聞有北人符祝請神
至人家設素幔於中堂神至與人可以言答飲食如生人
衆皆見之但不見其面耳言語甚高已往事無不知之尤

為可駭者嗚呼陽明旺盛之世而有此等亦不當也

剛卯

漢有剛卯正月作而佩之按說文曰殺蹠改大剛卯以逐
精鬼者據此則如宋人立春日戴春勝春幡之事又按野
客叢書曰剛者強也卯者刻也正月佩之尊國性也兼而
論之乃欲尊王而辟邪爾故王莽傳曰正月剛卯金刀之
利皆不得行據此是欲滅漢之意其制服霞曰剛卯以正
月卯日作長三寸廣一寸四分或用玉用金或用桃著韋
帶佩之今有玉在者其一面曰正月剛卯晉灼曰剛卯長
一寸廣五分四方當中央從穿作孔以采絲葺其底如冠
纓頭刻其四面作兩行書文曰正月剛卯既央靈爰四

方赤青白黃四色是常帝令祝融以教變龍庶役剛瘳莫
我敢當其一銘曰疾日嚴邠帝令變化順爾固伏化茲靈
矣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役剛瘳莫我敢當余嘗得一玉
嚴邠然按大小及文却如晉說但疾日作瘦曰變化作變龍
靈爰作靈昌而字文皆有古法非今倍書也意者服乃漢
人而所說與物不類何也思許叔仲曰大剛邠則知有小
者也是服所言特為大者乃前漢之物其文之異或當時
有省文者爾不然何後漢輿服志所說却與予所得者相
昭合邠是晉之所註乃後漢之物予之所有小者也嚴非
亦剛之意耶嗚呼一物之微在漢已有不同註者故各有
異后人不見其物不會諸說安知義耶

七修類稿卷之四十六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事物類

羊溝鷄宗

中華古今註謂羊喜舐觸垣墻爲溝以隔之故曰羊溝予
以今人暗者爲陰溝則明者爲陽溝矣明白簡易不知中
華子何以云此也或者古自如是耳雲南土產地輦誌書
本箇子也而方言謂之鷄宗以其同鷄烹食至美之故予
問之土人云生處蟻聚叢之蓋以味香甜也予意當作蟻
從非鷄宗明矣

伯類几木

伯頰下江南過金陵梅嶺岡詩曰馬首經從嶺島歸王師
到處悉平夷擔頭不帶江南物只插梅花一兩枝又兀木
殺卒而妻其妻木有七首極利卧則枕之婦取將刺木木
驚問故婦曰吾欲報夫仇木默然爲別求夫遣去嗚呼狼
子野心貪財好色本然也二虜之所以著名亦有是善

優鉢羅花

嘗聞佛家有優鉢羅花本草爾雅諸所不載意爲幻言也
及見胡致堂云奉佛者每假樹木花草爲佛之名愚惑世
道故以仙人栢爲羅漢松三春柳爲觀音柳獨脚蓮名觀
音蓮薏苡子爲菩提子大林檜爲貧婆菓金蓮花爲優鉢
羅花然又聞北京禮部儀制司後堂舊有千葉青蓮花開

時四月初八至冬結如鬼蓮蓬脫去其衣中有金色佛一
座因名爲此花昨讀岑嘉州集有優鉢羅花歌則又知其
實有此花其歌之序云交河小吏有獻此花者云得之於
天山之南其狀異於衆草勢龍從如冠并疑然上聳生不
傍引攢花中折駢葉外包異香盈叢秀色媚景其歌云白
山南赤山北其間有花人不識綠莖碧葉好顏色葉六謔
花九房夜掩朝開多異香何不生彼中國兮生西方移根
在庭媚我公堂吐與衆草之爲伍何亭亭而獨芳何不爲
人之所賞兮深山窮谷委嚴霜吾竊悲陽關道路長曾不
得獻於君王

事合昨寔錄

宋康譽之撰昨夢錄皆一時奇實之事內云宣政間楊可試可弼可輔兄弟三人精通易數明風角鳥占於兵書尤邃皆名將也自燕山回語先人曰數載前在西京山中遇出世老人頗相款勸予勿仕隱去可也予問何地可隱老人曰欲知之否乃引余入山有大穴焉老人入楊從之穴漸小扶伏約入三四十步即漸寬又三四十步出穴即用土鷄大陶冶居民大聚落也至一家其人來迎笑謂老人曰久不來矣老人曰此公欲來能相容否對曰此中地廣人少常欲人來而不可得敢不容耶乃以酒相飲酒味薄而醇香郁烈人間所無且殺鷄爲黍意極歡語楊曰速來居此不幸天下亂以一丸泥封穴則人何得而至又曰此

間居民雖異姓然皆信厚和睦同氣不若也故能同居苟志趣不同疑間爭奪者不來也覬子神氣骨相非貴官則名士也老人肯引至此子必賢也吾此間衣服飲食牛畜絲纈麻枲之屬皆不私藏與衆均之故可同處子果來勿携金珠珍異之物在此俱無用且起爭端指一家曰彼來亦不又有綺縠珠璣衆共焚之也所享者惟米薪魚肉蔬果殊不關惟計口授地以耕以蚕不可取衣食於他人耳揚謝而從之又戒曰來遲則封穴矣迫暮與老人出今吾兄弟皆休官以往矣公能相從否於是三楊自中山歸洛乃盡捐所有易絲綿布絹先寄穴中人後聞可試幅巾布袍賣卜二第築室山中不出俟天下果擾擾則共入穴自

是聲問不聞先人常遣人至築室之地訪之則屋以坊三
主三場不知所向也及紹興和好成金人歸我三京余至
京師訪舊居忽有人問此有康通判居否出一書揚手札
也書中致問吾家意極殷勤且曰予居於此飲食安寢終
日無一毫事何必更求仙乎公能來甚善余報以先人沒
於辛亥歲家今君宜與俟三京帖然則奉老母以還先生
再能寄聲以付諸孤則可訪先生於清淨境矣未幾金人
渝盟予顛顛還江南自此不復通問右夢錄之言也正德
初友人馬二遊淞江遇方士盤桓日夕士曰予終南山人
山內自一乾坤也所居之人服食與世不殊無是非爾我
之心壽皆百數十歲動用俱備獨乏者蓋耳山西南有一

洞四川境也水湧難進欲入者必飛石於洞頂上有人問其由可則闢水使進也山中有至人知天地國家之灾祥曰今

朝廷有事令我輩十餘人出遊引好人去之耳子心亦善去彼至樂且壽如國初宋景濂方死數十年予嘉靖間又會賣藥徐翁與人談論如醉痴者但云人要在此好處安身又云天下名山大川我無不至王陽明尚在終南山也據此二人之言則陶之桃花源蘇之青城山實有之矣况宋公之死所傳不一行狀與菽園雜記云端坐死於夔府蓮花池山下守溪長語云縊死茂州一寺傳聞一夕為水沈去又今有塚在城都陽明智術高天下昨聞雷即中某

在

地親遇陽明當時佯死不可知二人之言或亦有諸今觀昨夢錄又符於二人特錄以傳好事

太素脉

弘治間妻外祖仲知縣彥輝病於四川宜賓縣醫有善太素脉者診公曰壽且八十時一鄉官在座亦求診之良久曰明年正月陞此月休矣已皆如言

四鬼

台州臨海縣有陳某者繼娶林氏性頗妬忽前室妾曰春奴有娠必男若不舉將不利於四鬼春奴蓋前室之媵而四鬼則林所出也既產果男林竟寤死之未踰月四鬼左

日得奇疾日就癱瘓下蔽其面即莊生所謂贅疣也一日
前室之兄過問兒疾林語其夢兄曰恐兒之爲祟也試發
土觀之葬且五閱月肌色如生時一礫掩其目遂去礫而
改瘞之又修浮屠法以禳之後四兒竟以此疾殤衆以爲
果報也有老儒南郭子著文以喻妬忌者四兒豈能爲祟
前室又豈能伸於冥漠執蓋聲和形和而氣和則天地之
和至聲沴形沴而氣沴則天地之沴至矣天地之沴且至
倭佛何益蓋婦人之忌者其聲形與氣靡有不沴者矣天
地之沴枹應響答如此不亦可畏哉近世名公大賢多是
之予以爲非兇之爲祟是也而曰天地之沴枹應響答如
此可畏是亦有報應也夫天地之大報答如此之速則負

寬一念者寧又無所報耶一礫之掩正在兇目又非其證耶非也林氏之夢周禮所謂根於因想意春奴之娠或男必不利於四兇由其有此心也遂有此夢不然前室自宜愛護春奴安反報夢於林耶報於林亦宜愛護四兇矣豈有神於彼而不神於此耶初生之孩有何知覺特因一礫遂果以爲祟也是知礫之掩目也目之贅疣也屍不朽而兇竟死也皆世之所有禍相值耳或欲警諸妬者不若必言其報庶幾愚民反有所信而戒也否則不必言故曰聖人不語怪

杭技者

杭天順間於堂有葉姓者左臂病瘋貨油善變棋高者下

者俱可與之對局而局終則葉必勝也四方能棋之生過
杭尋與之變終無一人能過者世稱葉折手嘉靖間又有
陸姓多鬚者善雙陸與人賭錢有必勝之事杭人無敢與
之對局因挾技遊四方歸家則囊有數百金矣世號陸鬚
子有沈姓者善爲四方之音雖釋道諸行缺舌之巧皆能
言之凡遇別省郡客隨入其聲人莫知其爲杭人也身頗
長大時號沈長子然一藝言語之末亦至精而入神杭之
多才如此不可泯也不書其名者爲其宵人鯁子耳

牡丹興衰

每見人言牡丹能興衰人家予未之信後予姪家有紫色
一本先兄謝世而花遂不開十五年後發蓋數十家甚

喜將爲燕賞正開爲鎮守太監取焉豈非爲渠榮耶交人
王員外家二株甚盛每歲花有百朵王死之日正當開際
蓋雖有而皆笑散不花據是非花之能興衰人因人之興
衰而花則有神焉此故謂之花王也歐陽叙其品曰地反
物爲妖信矣哉

崇明賊

太倉之崇明縣負江阻海地俱沙場土豪世業私鹽避罪
不逞之徒又業居之販鬻於蘇松常鎮四府獲利甚厚捕
官莫敢誰何嘉靖己亥九月兵備憲副王肅庵召集漁舟
并軍民人船統以捕官九賊之可通舟揖處咸分布焉欲
困之也又使知州萬敏曉諭招集務得賊首秦燔黃良沈

惟良等數人盡掃其巢而後已。閏三月巡江胡御史以兵
又遣散賊謂船不可守人不堪聚盜張其勢而橫出也。明
年四月兵備再舉比前督理尤嚴委州判石巍總任其事
蓋石原籍平樂與徭獠爲隣日事刀弩視賊箴如也。至六
月石聞又委倭倭李都司欲建功速不俟李至開舟自抵
賊巢時賊出劫惟遺守巢者數百畏懼寂然石以爲計也
勿許登岸既而群賊畢集潮迅風烈舟爲衝激附岸賊出
蘆蒿誘兵上岸賊遂順風縱火我舟惟本地漁船得脫餘
焚溺殆盡而器械懼爲賊取也。死者無筭焉。賊既勝遂朱
書僞檄遍揭都城江淮奪運舟劫府庫肆無忌憚言者遂

聞

朝廷因救南都守備提解失事人員復勅都指揮湯彝東
總三省軍以勦之王兵備則戴罪殺賊於是撫操諸公召
義勇鑄兵器日夜整頓除四府邊江知縣住防餘悉領兵
戰守每府備銀穀各一萬餘又借役民間者數萬湯至一
月惟遣人招降之賊初懼漸則倨末隨遣人以抄劫煙火
迫於州城湯始以千人往獲三賊又半月撫操促其出師
則沈酋乘間來降賊追之乘勝直抵河口與我師相去無
幾明日我師先發賊遂薄之湯則將游兵數十舫環而射
之賊不支將入於海潮阻而不能進我師追及圍之數重
砲石齊發頃刻殲賊於海不溺者誠其首一百三十又二
旬勦其巢得賊百七十餘惟黃良親黨數百逸海去是後

也聞萬知州前以徃諭三日沈惟良以降約爲內應群賊
自疑戰多不力天復助潮以阻故一鼓而殲之否則積已
日久賊得爲計處島爲巢積穀爲本兵至則逸於海鮮甲
則復肆劫根蟠連絡寧無遺患之理耶且湯之不進猶王
之羈守遣人招降亦猶胡之解兵石爲禦之不當已致賊
之蔓延今復視之以弱必尤招其悖慢此因承平日久人
不堪戰不知此誠潢池赤子之盜數千之衆何足致年半
之夕費三省之兵力哉雖然亦數也已亥五月太倉颶風
大作水湧數丈屋木俱飛明年八月有大鱗死於賊巢豈
非上天先示地坊之擾亂而後見賊之終於死耶

鳩鳥

鳩毒鳥也。鷓形大如鷓，毛紫綠色，頭長七八寸。雉名運日，雌名陰諧。范成大曰：聞邕州朝天鋪及山深處有之。亦曰如鷓，大黑身赤目，音如羯鼓。惟食毒蛇，并豫實。遇蛇則鳴，聲邦邦然。蛇入石穴，則於穴外禹步作法，有頃石碎，啄蛇食。山有鳩草木，不生秋冬之間。脫羽人以銀瓜拾取，著銀瓶中，否則手爛。墮以之瀝酒飲人，即死也。所謂鳩酒，今以爲鷓頂紅毛非也。矢集于石，石亦裂。爾雅翼曰：矢石即變爲雄黃。今諸書云雄黃治蛇毒，有由然也。

徽欽被擄畧

宋徽欽北虜事迹，刊本則有宣和遺事抄本，則有竊憤錄。二書較之大事，皆同。惟虜人侮慢之辭，醜污之事，則竊憤

有之也至於虜地之險虜國之事風俗之異時序之乖則
宣和較錄爲少矣二書皆無著書人名且遺事雖以宣和
爲名而上集乃北宋之事下集則被擄之事首起如小說
院本之流是蓋當時之人著者也錄則竊遺事之下集造
飾其所多之事必宣政間遭辱之徒以發其胸中不逞之
氣而爲之是不足觀也觀其年月地方死生大事俱同惟
多造飾之言可知矣故齊東野語辨南燼紀聞之事爲無
有予意竊憤或即紀聞後人讀之而憤之故易此名也觀
周草窓歷辨之言阿計替之事似與相同故予特揭朱家
大事錄於左方使人瞬目可知其槩餘不必觀也靖康元
年丙午二月初二日金人圍汴城 三月初三日金人北

去十一月十九日粘罕元帥并圍京城 二十五日京

城陷金人入城 二十六日粘罕遣使入城求兩宮幸虜

營議和割地事 二年正月十一日粘罕遣使入城請帝

車駕詣軍前議事 二月十一日車駕出城幸虜營 十

七日帝還宮 三月初三日再幸虜營次早帝見太上皇

亦至虜 初四日至十五皇族后妃諸王陸續到營 十

六日粘罕令以青袍易帝服以常人女服易二后服侍衛

番奴以男女呼帝 十七日金以張邦昌爲帝國號大楚

十八日太上及帝二后乘馬北行 二十一日次黃河岸

二十二日入衛州 二十三日入懷州 二十四日至信

安縣 二十六日至徐州 二十七日至泉鎮 四月一

日過真定府 五月二十一日到燕京見金主 六月二

日朱后死方二十歲 十三日至安肅聽候 六月末移居

雲州 紹興二年鄭后崩年四十七歲 二帝移居五國城

紹興四年金主死孫完顏亶即位 五年移居西均從州

六年上皇崩於均州年五十六歲 是年又移少帝往源昌州

八年金人僞齊劉豫召少帝於源昌 本年十月九日少

帝復至燕京與契丹耶律延禧同拘管鳩翼府 十三年

賜帝居燕京之寺 十八年岐王完顏亮殺金主亶并后

自即位 紹興十五年徒少帝出城東田玉觀 二十年

復徙少帝入城囚於左院 二十二年春帝崩乃爲虜奴

箭死馬足之下年六十一

雀餉

宋學士杜鎬博學有識一日甘露降於墳庄子弟喜而奔告鎬味之慘然不樂子弟詢之鎬曰此非甘露雀餉也唐吾其衰乎無何鎬死相繼入喪嘗讀宋三朝國史符瑞志載咸平以來無歲無之至宋徽宗時尤甚子意甘露至和之氣所感結者仁宗英宗時固可召焉而徽宗之際君身政事乖戾至矣有何所感而然未得其肯又嘗讀唐書獨狐及傳甘露降于庭不乂及卒今觀杜鎬之言世間多雀餉也若徽宗獨狐及者是也雀餉味雖甘色則白濁其臭如松脂嚼之膠舌甘露色微紅凝結如脂如珠馨香而有酒味食之百竅皆爽也如醴泉有止味甘甘者有味甘而欲

之愈疾者若漢中元元在京師醴泉涌出飲之痼疾皆愈
惟少寒者不膠此方謂之醴泉若唐雲韶殿前穿井得甘
泉止謂之甘泉耳

人物有數

正統中上木之難有軍人伴死於亂死中得回後又陣死
於豆腐關上正德中指揮楊玉附逆瑾既敗爲抄有妾携
幼女匿民間長乃絕色權勢爭取因鑒前事不與後嫁李
白洲之子豈知李復坐宸濠之黨而此婦復發教坊司求
樂間抄沒吾杭尚書方宥斥賣其產一爐爲于肅愍家所
得不意三十年後此爐復抄入官天順間內豎曹吉祥家
有太湖石高幾三丈抄後置於草地富貴者莫敢取也嘉

靖中錦衣指揮孫綱附郭勳而掌比鎮撫事取之不义亦
抄焉呵此萬物共出乎數也

未見得喫茶

種芝麻必夫婦同下其種收時倍多否則結稀而不實也
故倍云長老種芝麻未見得者以僧無婦耳種漆下子不
可移植移植則不復生也故女子受聘謂之喫茶又聘以
茶為禮者見其從一之義二稱皆諺亦有義存焉耳

張士城

國初張士誠竊據姑蘇較之一時僭偽者似小有間衆皆
嗜殺不禮士夫張則造景賢樓以延之十九年降元則每
歲運米十萬石於燕京及敗悔不順母而降語妻劉氏等

曰吾自應死汝曹柰何其女曰自有處乃驅婦女上齊雲樓
令養子衣寶舉火焚之自則經而未死爲李伯升潘元紹
昇入舟但閉目不語至南京自縊死吁兄弟妻孥俱不受
辱較李重光之柔懦則過矣故耕餘錄載有平詩母墳在
盤門至今稱爲娘娘墳

趙三舍

正統初俠客趙三舍寓杭自詭以故宋王孫常出譜牒示
人真舊物也梟藩鄉相與之周旋而於銀王高氏家尤密
一日忽聚惡少并家人花回持搨夜半劫之倉卒問不于
其家而于其鄰無得而回次日乃自往慰之俄有捧麵而
過者誤墮於地其人咨嗟而去是夜復造焉蓋嗜麵者其

爲識也傾囊而去明日趙復往爲之聞於官仍携酒慰之
久之不能獲篤索益急邏者柴何最號狡黠夜伏於城陰
樹上有盜牛者過其下擒之賊曰我即爹衣中之蚤耳今
有大盜懸賞以求之反不能捕耶何佯作不知賊曰盜高
氏者趙三舍也此人標掠江湖有日矣何不信訶之賊曰
彼嘗約我懼吾妻曰汝私竊百金不過杖刺今若此雖染
指首領不保矣是以不往何喜而縱之明日尚猶豫蓋其
家在諸堂頗嚴邃乃簡黠悍者飾爲亂僧戒之汝輩往謾
索錢彼家人必怒誘之出門則成擒矣仍使人要於路已
而果然時孫原貞爲方伯趙猶有與往見詭辯自解孫叱
吏縛之收其贓所謂譜牒者亦他日所掠遂正其罪高氏

自此替矣

古人佩笏

笏囊起自張九齡因體弱使人持之不便進笏於囊予讀說文曰笏古以爲珮又淮南子道應訓曰解其劍而帶之笏似古亦有之矣

趙千里畫

嘗得趙千里畫便面帝后步入宮殿一人牽鹿二人函進珊瑚樹意此宋德壽宮慶壽圖也一小說中伶官進詞云玉帝來朝玉帝嫦娥捧獻嫦娥珊瑚者山呼也寓松祝意耳

白龙子

青州人以范公井水浸半夏成白丸子人貴之以其水異也本草序例云凡用藥必須擇州土所宜者則藥力具用之有效如上黨人參川蜀當歸齊州半夏華州細辛則白丸子不獨水異半夏亦別也

古器木蠹

莊子曰純朴不殘孰為蟻罇則古人亦有以木為之者國語晉語曰受命於朝受賑於社註賑宜社之肉盛以蠶器金淞江故家得祭器於土中皆蠹殼也其上盡饜養人物之形猶存蠶器蓋蠹殼也

見美忘怒

晉桓溫娶妾甚都嘗貯於中妻妬聞而率婢持刀往害之

妾正梳粧見其髮玄委地膚色玉耀遂擲刀前抱曰我見
尚怜惜何況老奴唐李百藥夜入楊素內室被素併妾執
之將斬見其裸袒俊秀玉色遂愛之曰汝能訂當免百藥
立就因併妾與之夫婦人妬忌丈夫執姦怒欲難過不俟
溫妻與素之勢力者也今見其美而反爲之喜焉色之移
人爲何如噫

七修類稿四十六卷終

七修類稿卷之四十七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事物類

王華山樵

金華府東陽縣東山永樂初有自稱大呆子性天然者寓其間儀容俊偉趣識超卓惟披麻戴笠不服常服盤桓於山南村落與之遊飲者每得其詩盡詩盡雖未過人亦不塵俗將死囑主人曰斂吾屍懸於林木足矣主人卒塋之其邑里姓名終莫知之予嘗見其歌及稱王姓者曰宗兄是必王其姓而建文朝忠臣也

太宗既御隱其名於深山觀其時在永樂終身披麻號曰性

天然天呆子可以知其心事矣然難必其是否觀其詩可
哀也因述其事錄歌於藁歌云七年艱難走閩越日夜思
親髮成雪回頭往事付空花形影相隨衣百結當時恨不
早見幾扁舟一掉江南歸西風塵土障天起秋水鱸魚空
自肥即今寄食荒村裏佳士出迎常倒屣當歌對酒忍暫
歡握手論心愧知己老懷豈能忘故山神遊往往於其間
爲君寫此轉淒惻片雲零落何時還時或又號玉華山樵

九仙靈夢

先達朱士容海弘治間任興化府同知其妻有姪求夢於
九里湖夢一吏持文冊上堂則曰此舊科舉案也開板視
之惟一魁字詳夢者皆以必生男子後當中魁已而果生

男遂名魁兒始弱冠日記千言皆以魁解目之矣年二十忽病將危自曰魁字二十鬼吾其休矣不數日果死予義姪夔求終身事得二句詩有田不耕倉廩虛有書不讀子孫愚予謂此貧賤耳今果然湖仙靈異最多此特知之真者

馮提學扇詩

弘治間姚江董學憲副馮公蘭有同年嘉禾侍郎屠某相遇錢塘屠談往與東郎中結奏事曰東已死於軍妻子流落予官尚未艾乎繼而出棋局扇面索題馮援筆曰白雲堆裏四公亭亭下只遺空石枰相逢莫自誇高手一遍輸來一過廡屠遂默然此亦善誦歎

楊墳

宋楊和王沂中三亡之墓在湖州德清縣界於錢塘予嘗親至其地碑盡零落墓必發掘一庵一觀乃香火院也其道路橋厓門壁柱礎皆巨石所成觀其規模亦大矣欲其爲百世計耳聞國初蘇州有尚書楊翁乃其子孫而成化間有僞爲尚書之齋來認者爲士民沈昌題詩於館結有慇懃寄與賢公子曾見崇韜拜子儀之句遂去不復拜至近於里人楊氏家見有高宗與王之札十有九孝宗者十有二與其子樞密者又八焉辭多軍旅之事間有問疾賜藥者其石刻誠有飛躍之狀難得之筆也墨跡恐其馮本又有碑文譜像自云王之子孫聞亦僞尚書之類歟

墨

後漢李尤墨硯銘云書契既造硯墨乃陳則是有書契即有墨矣予恐特有其名或煤炭之類耳不然何不見之於書史至漢尚書令僕丞郎月給瑜糜墨二枚似方有墨也至於五代則專工而精緻矣蓋後梁南唐前後二蜀其主俱好文事各地置筆墨紙務之官故梁有張遇唐有李廷圭父子蜀有李仲宣皆著名當時傳流後世形製多圓而面則或龍或盤絲者迨宋之潘谷陳惟達所造亦不減諸人也世止知有李廷圭者由秦少遊有廷圭之墨潘谷拜之而顯耳今徽州出墨亦由廷圭家歛既已顯著地遂而榮焉

天竺觀音

杭天竺觀音像晉天福四年僧道翊一夕見前澗有光視之得竒木詢人不識也因命匠者孔仁謙刻觀音大士像今俗云沉香非也墨談以像爲元木取置燕之玉河鄉建寺名觀音以奉誌云匿井恐墨談所考多真如金陵志公泗州僧伽真身亦爲取置北京慶壽寺爲聖容殿可知矣其廣大靈感之號皆宋世所加因其靈異累朝所賜士民樂施龍章鳳輦珠貝金玉設珠紅一小殿尉以貯予幼時曾見大珠數顆珊瑚樹大小二株玻瓈瓶蓋各一瑤冠一頂聞舊尚有玉觀音玉鐺諸異寶乃成化間爲奸人王臣取去今併所見者亦無失然其香火之盛至今不替

墳陵有數

承天府

獻皇陵寢之地其南五泉之野古有曰天子墓今俗呼其地
爲天子岡夫荆郢自春秋楚莊稱霸以來代有竊掘者然
而未嘗埋玉我

朝曾封郢王及府而薨今則終於

獻皇而生

今上豈非其數耶杭南山邵皇親墳之原基法因寺也寺後
山壁有溫公篆易家人卦於上道勁可觀寺前通衢地名
太子學也其寺乃五代錢文穆王所建歷世殆五百餘年
豈知毀於嘉靖庚子燬而家人利女貞五爻聘納后妃之

音占又地以太子名遂成戚里之塚又非其數也耶

楊填

天順間有楊填者精明漆理各色俱可合而於倭漆尤妙其漂霞山水人物神氣飛動真描寫之不如愈又愈鮮也世號楊倭漆所製器皿亦珍貴近時絕少人惟知其絕藝不知有士人之不如者天順七年錦衣指揮門達

朝廷委以緝事理北鎮撫司事權傾中外意惟李閣老賢袁指揮彬嘗得進言

上前去之惟吾而已於是摺據袁之數事奏之遂拿袁彬下獄考訊苦楚莫能自白時填憤然曰

朝廷設科道欲其理寃輔政於此不言可乎獨上疏論救遂

并擒楊下獄且逼其供爲李閣老所嗾楊懼考死于獄乃
誑達曰此實李教我但於此招實無證見不若會請多官
廷鞫待我言之庶使李無辭矣明日達如其言奏

上會衆邀李出閣於午門前聽對楊既環視左右大言曰死
則我死我何敢妄指人我市井小人如何得見李閣老實
是門達教我也達失色無言於是李尤見重於

上袁得從輕楊亦免下獄矣嗚呼此與張說之證元忠不殊
說何人哉墳何人哉規當時科道何如哉是可以一藝者
目哉此可見古人一藝成名者亦由聰明人品之所致豈
近時主作者同哉

元明濬字天淵胡人也世祖朝明安之後鬻長數尺仕元為學士元亡削髮為僧改名來復見心而鬻如故

太祖既有天下召至恠而問之曰汝不欲仕我而出家為僧吾亦任汝然去髮留鬚亦有說乎對曰削髮無煩惱留鬚表丈夫

上笑而遣之後承詔賜食謝詩云淇園花雨曉吹香乎挽袂裝近御床闕下彩雲明雉尾座中紅帟動龍光金輿蘇合來殊域玉盃醞酬出上方稠疊濫承天上賜自慚無德誦陶唐

上見詩大怒曰汝詩用殊字是謂我為歹朱耶人言無德誦陶唐是謂朕無德雖則欲陶唐誦我而不能耶何物奸僧

輒敢大膽如此見心遂玉筋雙垂圓乘松丹墀之下今有
蒲庵集行世亦可謂忠於元而得道者也惜元史不收

王天碧

仁和王天碧濫號雪村幼攻詩書有趙法里甲報吏名於
有司藩司因辭而怒為撥授颶州府架閣庫役既遠而冷
也不得已就之一日因題馬一絕云一日行千里曾施汗
血勞不知天廡外誰是九方臯書府門累魚間府主見而
問焉衆曰小吏王某筆也召而詢曰汝曾爲弟子負耶對
以農民太守駭而試以南山晴雪之題雪村信筆呈云雪
霽南山正坐衙瑩然相對兩無瑕瑞光曉布三千里和氣
春生百壽家未可擁爐傾竹葉且淚呵筆味梅蕊豐年有

象皆侯德五榜歌謔偏海涯太守大喜遂集府佐諸子弟而館之命人代其吏事一日太守至於館見課簿有對曰三箇半鍾鍾半酒半邊雙陸雙星又曰嫩竹似村姑遇節畧施輕粉殘梅如老妓下梢猶帶餘香因擊節嘆曰有才如此不獲時位豈非命乎自是日得親幸名聞士夫逮後滿歸杭抗運使聞而請代文移視太守猶敬之自以出入公門不雅堅辭以疾日與文士往來於湖山惜不及下壽而終有羨黎集傳世子一槐今爲員外郎

鄒頤庵

宗伯鄒頤庵幹餘杭人在姪時父爲春坊庶子

英宗皇帝一夕有夢召日官占之奏曰此大臣生貴子之兆

也

上問廷臣唯幹父

奏曰臣婦夜生一子乃頤庵也

上喜特旨每月給米一石及長登進士第累拜至前職年七十力求致仕又五年始得歸仍勅所在月給俸二石輿夫四人所居置東西二院以貯歌舞日爲樂焉自懸弧以至芴筭始終祿養亦有窮經白首而不得一粟者彼何人哉

宋后道服

宋高宗之母帝后今仁和學生員韋朝恩乃其裔也有譜像朴家方面豐頤鳳目龍顏衣冠乃道人者也有國忌三行韋闡之祖先云后北歸至臨平因問何不見大小眼

將軍人曰岳飛死獄矣遂怒帝欲出家故終身松宮道服也又云今阜亭山神道路乃后之墓處予考史則云攢之未佑陵之西意此神道路或家廟耳度宗后全氏廣額鳳眼雙眉入髮然所衣亦道服其像在新市民人蘇琪家蘇亦全之裔也國亡變姓撫蘇以祖父云此像乃后入北時手寫以遺族者予考史后入燕爲尼於正智寺而終則道服正軍第行時何即畫此此必後傳之者也

琢齋先生言行畧

琢齋先生姓李氏諱壁一字白夫廣西武緣人也弘治辛酉舉鄉薦壬戌以乙榜教浙之蘭谿正德丙寅起復補署仁和之教歷癸酉九赴考績天曹以其才能授四川劍州

知州嘉靖甲午陞南京九部員外弗及任而卒焉嗚呼先生之在仁和最久瑛德其教之深而知其學行也今讀當世大賢之文稱先生者又不少惜伏草莽不能盡知先生兩任之政教獲先生之狀銘風聞子孫微矣董以所知者述之於亭證諸名公之言俟知其悉而有力者傳焉嗚呼昔歐陽公之作五代史閔負才立義之士沉淪下位恐致泯沒遂爲一行傳以傳之近代名臣言行錄布衣之士紀爲一例先生位已郎官學有成書政有成績世有名言不傳於史可乎因爲言行畧

先生貌古心易學博行謹嘗以已心爲嚴師有古人置黑白子之事謂古禮不知如不學也窮心於三禮之經謂古

樂不知如無耳也特詣太常以求禮器謂天文不知如不
識字也特拜靈臺卽以學之以學宮石經載之誌而古所
遺也則諍留當道甘心受責以冠射之禮久廢士難成德
則勉論生徒特以習之以禮鍾鑄非其制則改作以復古
音以門生貧不可學學舍弊不可講則皆出已財以資之
葺之至於闢學正路構亭積書刊科貢之榜立題名之石
釋奠有議講鼓有銘鏤皆功餘細事罔非克慎厥職無愧
於師之道

先生好學能文而操行

謙謹士林皆愛重之

見章尚書懋
李氏家乘序

端重不苟詭隨徧交當

世之士欲求超然遠覽惟古是程

者舍白夫吾誰與歸

見張布政告
李氏家譜序

先生敏而好古嘗病鄉射儀節未備又以詩有燕享通用之樂而無聲譜爰自考定皆有成書可誦此非俗學之士所可爲者

見邵尚書齋李府君碑

孝哉先生敬其親及其所樹况其親乎夫然後可謂之子夫然後可謂之人

見湛尚書若水敬止園記

白夫孝親悌兄極其純篤自筮仕以來直躬率士有古胡瑗之風鄉人自蜀者言劍州民戴太守如父母路遺馬策人不敢拾然此亦白夫之細耳白夫志遡伊洛道存明誠

見呂大卿補李氏家廟記

先生之爲人身小而量洪年少而學富貌質而心腴禮恭而氣直言溫而行方善下君子善處小人故君子愛而敬

之小人亦不得以非禮加之

見鄭通判集
卷之四

先生冠服之朴容止之莊言議之確坐久而神益定類古

有道之士

見都少知務
送知州序

先生天分甚高篤厚而好古遇事確有定見講下士薰濡

德化靡不心醉而悅服

見陳府尹良器
懷思十味圖序

鳥詞兆元

吾杭吏部侍郎李子陽旻號東崖少有文名未第成化庚

子秋試八月二日李與同輩入學晨參忽五色一鳥飛入

明倫堂盤旋不去諸生喧縱聚觀竟棲止於梁間九二日

乃去衆以此殆文明之兆歟東崖爲詩慶之文采翩翩世

所稱講堂飛上正相宜定應覽德來千仞不但希思借

枚羨爾能知鴻鵠志。備人同上鳳凰池。解元魁選皆常事。
更向天衢作羽儀。是歲東崖果以易經發解。明年下第。春
宮癸卯冬。抗西域人。瑣愁堅以謁金門詞餞云。人艤着盡
船馬披上錦鞵。催赴瓊林宴。塞鴻聲裏暮秋天。綠酒金杯
勸留意。方深離情漸遠。到京師。應中選。今秋是解元來春
是狀元。拜舞在金鑿殿。已而甲辰
廷對果魁天下。一鳥一詞。豈非先兆歟。

宋朝試錄

宋朝科舉之日。試士之題。取士之數。各朝不同。載於文獻
通考可知矣。至殿試。復有黜者。而禮部所取第一人。殿試
唱過三名不及。則越衆抗聲自陳。必得升等。若奚春卿。歐

陽公是也今節錄南宋二次殿試於左餘可槩想也北宋料不大遠進士凡五甲每甲名數不同大畧第一甲少也文公之科共二百三十人文山之科六百一人會試鎖院二月十二日十八十九二十則試詩賦論策爲三場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又試經義論策爲三場四月初三日御試策一道文公之科十七日皇帝御集英殿賜狀元王佐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十八日赴宴二十六日各賜錢一千七伯貫二十九日朝謝五月初二日就法慧寺拜黃甲叙同年謁廟反至初五日也文山之科五月二十四日賜狀元及第六月一日期集所賜錢七日謝闕十三謁廟二十九日賜宴與詩七月一日再賜小錄錢如前四日拜黃

印叙同年又在禮部也籍貫之下多添里分外氏小名小字并科舉幾次則同也錄存紹興戊辰寶祐丙辰二科者豈非以其有朱晦庵文文山之故歟

食用製法

磁石引針蠟黃鮮漆物相生制有不期然而然者予嘗讀之傳記聞之長老或自己經驗者錄之於左以俟欲爲其事者之便也鷄頭煮者以防風水浸之經月不壞生者一斗用防風四兩換水浸之可以度年鷄鵝之膏塗刀永不綉杉木炭畫路則蠹蟻不敢過矣鹽酒蠟每一器十隻用皂筴半挺置中則經歲不壞好盞中用皂筴於中雖箬籠盛之無滷矣衣帛爲漆所污以麻油先漬洗透令漆去盡

却以少水溶開水膠洗麻油頃刻可盡蓋膠性與油相着
即如米泔桐油亦然油污衣服用滑石末摻於上隔紙用
火熨斗血則用蘿蔔嚼細旋擦即去絹紙畫上墨跡用燈
草漬水洗可去山查子和水浮炭同盛過時色不變而肉
不壞羣角羚羊角先鎊為片復以紙裹置人懷中又之出
碾即為末也乳香先置壁隙中半日又取指甲三二片置
鉢中搗之不粘而易成末矣碾菟絲子撚紙條數枚寘其
間則馴帖成粉香附子先去皮毛炒之焦熟而後投於水
內候浸透灑出暴日中微燥入搗臼應手糜碎艾葉柔軟
不可著力入白茯苓三五片同碾則即時為末衣服梅蠶
烏花處用梅樹老葉同擦洗即落銅器舊黑用香餅末和

醋塗過夜明日水草一洗即新矣好香油浸生鱈魚雜盛
暑中經月不變又蒸過乾冬菜同肉炒亦然不出氣煮酒
脚塗靈璧石其黑如漆洗之不脫缸裂縫先用縮定置於
烈日中仍用炭燒縫處極熱却用好瀝清末摻於縫處令
其融液入縫待滿更用火烘塗開永不漏矣近用鹽生補
亦妙橙橘藏綠豆中不損收臘月冰雪水浸諸般青瓜果
可久酸酒每罈用鉛一二斤燒極熱投酒則酸氣盡去墨
汚衣用杏仁半夏生白果隨一味搗爛揉少時水洗則去
垢膩者用蒼朮灰或蘿蔔豆楷灰汁洗即去喂鷄鴨以土
硫黃研細伴食即肥鷄下卵時食內夾麻子喂之則常下
卵不抱矣肥皂淹鉄索過時可斷白蔞淹銅過夜即爛用

染坊淋退灰晒乾埋藏黃瓜茄子冬月可用用好錫打罐
子裝揀好完橄攪入罐重紙封蓋縫可至夏也木槿葉搽
汁浸絲絡則不亂清水搽梅葉洗蕉葛衣經夏不脆以艾
葉投燕窠不復來猫不可過楊子金山過不捕鼠矣蛙鳴
聒耳以芡麻楷磨碎順風撒去則禁駝糞烟可殺蚊虻壁
虱槐樹生虫播鼓松下則盡落青石不可以蘆束置上築
之必碎蘆簾盆碑經露必有痕珠子不宜近鉄器栢木尸
氣故婦人帶以吊喪多爆碎牛骨置池中水不涸也晒乾
葶藶爲末炒猪腸不宜蓋鍋熟時少烹白酒脆美脆美

三元先兆

弘治庚戌科南直隸錢福狀元靳賢探花榜眼則瀟東劉

存業也殿試未揭曉時靳以明瓊六枚禱於神前明早欲擲以決先後翼日適錢與譙至亦欲與擲明瓊靳不得已告以昨故錢喜曰當與子睹也下擲則錢乃六紅靳乃六綠二人皆喜後錢果爲狀元靳爲探花而劉則舊嘗有夢無福中狀元有福中榜眼是歲應之

真如貓

杭州城東真如寺弘治間有僧曰景福畜一貓日久馴熟每出誦經則以鎖匙付之於貓回時擊門呼其貓貓乃含匙出洞交主也或他人擊門無聲或聲非其僧求不應之此亦可爲異也

三福建

韓世忠楊子之戰元木已破瞻矣閩人王姓者教以土實舟射火箭遂得脫去至今人恨之矣德佑降表無人肯任閩人劉褒然爲之繼此行省稱賀表文實難於措筆也亦閩人陸威文曰禹貢之別九州冀爲中國春秋之大一統宋亦稱臣辭若可聽意或有乖乎不憐宋而甘心於虜事誠可惡特亦偶然皆閩人也

萬安劉氏

昔蘇子作三槐堂記以忠貞積德而子孫世享其爵自以旣聞旣見而考之審矣予于萬安劉氏亦然也劉自永樂來有諱廣衡者爲刑書于成化初子喬弘治間爲湖廣布政孫玉嘉靖間爲刑部侍郎元孫唐石公今任

浙之布政未艾也皆以進士至二品乙榜蒞職腰黃者

不計焉然而起自有司者則民爲之建生祠刻木石功

德爲之足紀也見歸安輝縣嘉興府出臺院者則力爲之劾權奸

捍逆藩死生爲之不計也見劾劉瑾之疏赴安慶之變至於文章德

義種種莫迷自一事而言尚書公一語而活鄧茂七之

非黨數千侍郎公兩督學政成就人材至今稱焉此亦

傳之人而載之志矣嗚呼常情論之祿及四代世已少

矣俱為大臣俱登俎豆尤其少者也至於蒞政之所子

孫過其地而感德之民之孫子尚爾迎迓非德澤入人

之深何能若是哉嗚呼天道至幽而難感劉氏之志行

有孚焉則報之世祿之遠如彼矣人心至險而難孚劉

氏之德澤有加焉則報之愛戴之久又如此天人交感之道何如哉噫予嘗聞其事矣得目其籍矣因亦有感焉筆之以爲世勸